

荆楚歲時記
真臘風土記
吳風錄

溪蠻叢笑
歲華紀麗譜
夷俗記

夷俗考
吳社編



歲
華
紀
麗
譜

費
著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寶顏堂祕笈墨海金
壺學海類編皆收有
此書寶顏本最早故
據以影印據墨海本
補提要

歲華紀麗譜附箋紙譜蜀錦譜提要

歲華紀麗譜一卷附箋紙譜一卷蜀錦譜一卷元費著撰著華陽人嘗舉進士授國子監助教官至重慶府總管成都自唐代號爲繁庶甲於西南其時爲之帥者大抵以宰臣出鎮富貴優閒歲時燕集賓相沿習故張周封作華陽風俗錄盧求作成都記以誇述其勝遨頭行樂之說今尚傳之迨及宋初其風未息前後太守如張詠之剛方趙抃之清介亦皆因其土俗不廢娛游其侈麗繁華雖不可訓而民物殷阜歌詠風流亦往往傳爲佳話爲世所豔稱南宋季年蜀中兵燹井閭凋敝乃無復舊觀著因追述舊事集爲此書自元旦迄冬至無不

備載其體頗近荆楚歲時記而盛衰俯仰追溯陳迹亦不無東京夢華之思焉唐韓鄂有歲華紀麗爲類事之書此譜蓋偶同其名實則地志也末附箋紙蜀錦二譜蓋漢唐以來二物爲蜀中所擅而未有專述其源委者著因風俗而及土產稽求名品臚列頗詳是亦足資考證者矣

歲華紀麗譜

元 費著撰

明 陳繼儒
王錫祚 校

成都遊賞之盛甲於西蜀。蓋地大物繁而俗好娛樂。凡太守歲時宴集。騎從雜沓。車服鮮華。倡優鼓吹。出入擁導。四方奇技幻怪。自變序進於前。以從民樂。歲率有期。謂之故事。及期。則士女櫛比。輕裘袪服。扶老攜幼。闐道嬉游。或以坐具列于廣庭。以待觀者。謂之連床。而謂太守為遨頭。宋朝以益州重地。嘗謀帥以命。宋公祁辛相對曰。蜀風奢侈。祇喜遊宴。恐非所宜。宋朝不從。卒遣之。公先奏詔修唐書。因以書局自隨。自成都。每宴罷。幽澗寢門。垂簾燃二椽燭。腰婢夾侍。拓墨伸紙。望之者。如公修唐書。若神仙。是嘗宴于錦江。偶微寒。命索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公視之。慮有厚薄之嫌。訖不服。忍冷以歸。舊俗傳謠。以為謾本田公。况實為成都遊樂詩二十一章。以紀其實。而薛公奎亦作何處春遊好詩一十章。自號薛春遊。以從其俗。且欲以易尹京之舊稱。公知開府者以嚴治人謂之薛出油此皆可以想承平之遺風也。至清獻公為記。乃曰。曩時宴會。皆牙校宴之。蓋權酷之利有餘。人樂於為役。公第歲入亡慮千萬貫。有奇。皆新法頒行。酒坊為官所需。牙校雖得券錢不足自贖。乃者議置成都市易務。方游觀時。人情惺然。咸嘗歲之半及浣花後始開罷去。乃復朋聚游江。公使錢歲給三萬貫。常虞虞不足。譬之巨人以挾余腋。履趾則露。

肩擁左則關右甚可笑也。今鹽銀比舊從省，樂使之給亦復過殺，設遂廢之，則非天子所以付畀一隅，惠保遠人之意，而小民之需者，若何？但營幕供藉，以為養此游宴之不可廢也。觀公此言，則蜀人之貧富欣戚，可以知政矣。今以元日為始，而第其事。

正月元日，郡人曉持小綵，嬉遊安福寺塔，粘之盈柱，若鱗次然，以為厭穢，懺咸早之亂也。塔上燃燈梵唄交作，僧徒聯集，太守詣塔前張宴，晚登塔眺望焉。

二日，出東郊，早宴移忠寺。唐名碑晚宴大慈寺，清獻公記云：宴罷，妓以新詞送茶，自宋公祁始。蓋臨邛周之純善為歌詞，書作茶詞，搜妓首度之，以奉公，後因之。

五日，五門露市。蓋露臺氏始為之，俗往往呼為露臺。太守即門外張宴。

上元即放燈，舊記稱唐明皇上元京師放燈，燈甚盛，禁法善奏曰：成都燈亦盛，遂引帝至成都。市酒于富春坊，此方外之言，存而勿論。咸通十年正月二日，街坊點燈，張樂晝夜喧闐，蓋大中承平之餘風。由此言之，則唐時放燈不獨上元也。蜀王孟時聞亦放燈，率無定日。宋開寶二年，命明年上元放燈三夜，旬是歲以為常。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皆早宴大慈寺，晚宴五門樓甲夜，觀山棚變燈，其散散之遲速，惟太守意也。如繁雜綺羅，街道燈火之盛，以昭覺寺為最。又為錢燈會，會始於張公諒，蓋燈夕二都監親服分巡，以察姦盜，既罷，故作宴以勞焉。通判主之，就宣詔事或湮虛事，舊以十七日，今無定日，仍就府治，專以宴監司也。

二十三日，聖壽寺前露市。張公諒始即寺為會，使民鬻農器。太守先詣寺之都安王祠奠獻，然

後就宴舊出萬里橋登樂俗園亭。今則早宴祥符寺。晚宴信相院。

二十八日俗傳為保壽誕辰。日出管橋門。即侯祠奠拜。次詣淨衆寺。郊園社丞相祠奠拜畢。畢事會食晚宴大智院。

二月二日踏青。即初郡人遊賞。散在四郊。張公詠以為不若聚之為樂。乃於是日出萬里橋為綵舫數十艘。與賓僚分乘之。歌吹前導。號小游江。蓋指浣花為大游江也。士女駢集。觀者如堵。晚宴於寶曆寺。公為詩有曰春游千萬家。美人顏如花。三兩兩映花立。飄飄似欲乘烟霞。公鐵心石腸。乃賦此麗詞。後以為故事。清獻公為記。時綵舫至增數倍。今不然矣。八日觀街樂。市早宴大慈寺之設廳。晚宴金繩院。

三月三日出北門宴學射山。既罷後射弓。蓋張伯子以是日即此地上升。至理曹符於道遊者。佩之以宜蠶避災。經嵒小蓋照爛山阜。晚宴于萬歲池亭。泛舟池中。九日觀街樂。市早晚宴如三月八日二十一日。出大東門宴海雲山鴻慶寺。登衆春閣。觀摸石。蓋開元二十三年靈智禪師以是日歸寂。邦人敬之。入山遊禮。因而成俗。山有小池。士女探石其中。以占求子之祥。既又晚宴于大慈寺之設廳。二十七日大西門廂聖夫人廟前。蓋市初在小市橋。田公以晴雨而應。移於廟前。太守先詣諸廟奠拜。宴于聚淨寺。晚宴大智院。寒食出大東門早宴移忠院。晚宴大慈寺。設廳。晝時寒食。太守先詣酒饌于近郊。祭鬼物之無依者。謂之違享。後置廣仁院。以葬死而無主者。乃遣官臨祭之。而民間上塚者。各僦集於郊外。大僞二年。趙公植嘗開西樓亭樹俾。

士庶遊觀。自是每歲寒食。開園張樂。酒壚花市。茶房食肆。遍于隄市。士女從觀。太守會賓僚。凡決旬。此最有遊宴之盛。近歲自二月即開園。踰月而後罷。酒人利於酒息。或謂於府署其日有尹亦許之四月十九日。浣花佑聖夫人誕日也。太守出窄橋門。至梵安寺。謁夫人祠。就宴于寺之設廳。既宴。登舟觀諸軍騎射。倡樂導前。浙流至百花潭。觀水嬉競渡。官舫民船。乘流上下。或幕常水濱。以事逆賞。最為出郊之勝。清獻公記云。往昔太守分遣使臣。以酒均給遊人。隨所會之數。以為斗升之節。自公使限錢。茲例遂罷。以遠民樂太平之盛。不可遽廢。以孤其心。乃以隨行公使錢。釀酒昇之。然不逮昔日矣。

五月初五日。宴大慈寺設廳。醫人醫父道人賣符。朱索絲樓。長命辟災之物。筒飯角黍。莫不咸在。六月初伏日。會監司中伏日。會職官以上。未伏日。會府縣官。皆就江清廟設廳。初文潞公建設廳。以伏日為會。避暑。自是以為常。早宴罷。送舟池中。復出就廳。晚宴。觀者臨池張飲。盡日為樂。趙清獻公使限錢。但為初伏會。今因之。

七月七日。晚宴大慈寺設廳。暮登寺門樓觀錦江夜市。乞巧之物皆備焉。十八日。大慈寺散孟蘭盆宴于寺之設廳。宴已就華嚴閣下散。

八月十五日。中秋玩月。舊宴于西樓。望月十錦亭。今宴于大慈寺。

九月九日。玉局觀樂市。宴監司賓僚于舊宣詔堂。晚飯于五門。凡二日。官為幕席棚屋。以事游觀。或云有恍惚遇仙者。

冬至節宴于大慈寺。後一日早宴金繩寺。晚宴大慈寺。清獻公記云至前一日太守領客出北門石魚橋。其樽豆觀態已。乃即天長觀晚宴。蓋文潞公始為之後復罷。

牋紙譜

古者書契多編以竹簡。其次用絲帛。至以木膚。麻頭。版布。魚網。為紙。自東漢蔡倫始。簡太重。絲稍貴。人遂以紙為便。倫官者也。傳多稱其能。然受宮掖風旨。諂諂貴。猶官有態也。智足以剽掠。而亦足以報身。第於文字有功。人至今稱蔡倫紙。今天下皆以木膚為紙。而蜀中乃盡用蔡倫法。牋紙有玉板。有貢餘。有經屑。有表末。玉板貢餘。雜以舊布。級履亂麻。為之。惟經屑表末。非亂麻不用。於是造紙者。廟以祀蔡倫矣。廟在大東門雪峰院。雖不甚壯麗。然每遇歲時。祭祀香火。疊疊不絕。示不忘本也。恩足以及數十百家。雖千載猶不忘如此。

易以西南為坤位。而吾蜀西南重厚不浮。此坤之性也。故物生於蜀者。視他方為重厚。凡紙亦然。此地之宜也。府城之南五里。有百花潭。支流為一。皆有橋焉。其一玉漢。其一薛濤。以紙為業。者家其旁。錦江水濯錦亦鮮明。故謂之錦江。以浣花潭水造紙。故佳。其亦水之宜矣。江旁鑿石為碓。上下相接。凡造紙之物。必杵之使爛。漚之使潔。然後隨其廣狹長短之制。以造碓。則為布紋。為綾綺。為人物花木。為蟲鳥。為鼎彝。雖多變。亦因時之宜。

紙以人得名者。有謝公。有薛濤。所謂謝公者。謝司封景初師厚。師厚創牋樣。以便書尺。俗因以為名。薛濤本長安良家女。父鄭因官蜀而死。母孀養濤。及笄。以詩聞外。又能掃眉塗粉。與士

族不傳。客有籍與之宴語。時堂中令臬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僉佐多士為之改觀。期歲中令議以校書郎奏請之。獲軍曰不可。遂止。清出入幕府。自舉至李德裕凡歷事十一鎮。皆以詩受知。其間與清唱和者。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嚴綬張籍杜牧劉禹錫羊武陸張祐餘皆名士。記載凡二十人。競有酬和。清備止百花潭。躬撰深紅小衫。戲書供吟。獻酬賢傑。時謂之薛濤。晚歲居碧鷄坊。躬吟詩。獲恩于上。後段文昌再鎮成都。太和歲清年七十有三。文昌為撰墓誌。謝公有十色。深紅粉紅。紅明黃深青深綠淺綠銅綠淺雲。即十色也。楊文公億說苑載韓浦寄弟詩云。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花頭。謝公牋出於此乎。清所製牋特深紅一色。爾偽蜀王衍賜金堂縣令張續霞光牋五百幅。霞光牋疑即今之形。霞牋亦深紅色也。蓋以胭脂染色。最為麗。近合成大亦愛之。然更梅海。則色散萎黃。尤難致遠。公以為恨。一時把玩。固不為久計也。清以牋名可矣。雖良家女。乃失身為妓。韋尹欲官之。殷尹諱其墓。焉何哉。時幕府賓客多天下選。一時縱適不少。故大抵唐藩鎮不度。官習然也。清固得之。而諸公似以清失云。

紙固多品。皆玉板表光之苗裔也。近年有百韻牋。則合以兩色材為之。其橫視長紙長三之二。可以寫詩百韻。故云。人便其縱潤。可以放筆快書。凡紙皆有連二連三連四。皆有其名。而四牋又有青白牋。青面白。有學士牋。長不滿尺。小學士牋。又半之。仿姑蘇作。顏色粉嫩。曰假蘇牋。皆印金銀花於上。承平前輩。益常用之中。廢不作。比始復為之。然姑蘇紙多布紋。而假蘇牋皆羅紋。

惟紙骨未縛耳。若加厚壯則可勝絲牋也。

蜀牋體重。一夫之力僅能荷五百番。四方例賣川牋。蓋以其遠號難致。然微紙池紙竹紙在蜀。蜀人愛其輕細。客販至成都。每番視川牋價幾三倍。范公在鎮二年。止用蜀紙。有公帑費甚多。且在蜀諸司及州縣。紙牘必用微池紙。范公用蜀紙。重所輕也。蜀人事上。則不敢輕所重矣。此以價大小言也。余得之蜀士云。澄心堂紙。取李氏澄心堂樣製也。蓋表先之所輕。而精絕者。中等則名曰玉冰紙。最下者曰冷金紙。以供泛使。

廣都紙有四色。一曰假山南。二曰假瑩。三曰冉村。四曰竹絲。皆以楮皮為之。其視浣花牋紙。最清潔。凡公私簿書契券圖籍文牒。皆取給於是。廣幅無粉者。謂之假山南。狹幅有粉者。謂之假瑩。造於冉村。曰清水造。於龍溪鄉。曰竹紙。蜀中經史子籍。皆以此紙傳印。而竹絲之輕細似池紙。視上三色。價稍貴。近年又做微池法。作勝池紙。亦可用。但未甚精緻爾。

雙流紙出於廣都。每幅方尺許。品最下。用最廣。而價亦最賤。雙流實無有也。而以為名。蓋隋煬帝始改廣都曰雙流。疑紙名自隋始也。亦名小灰紙。

蜀錦譜

蜀以錦擅名天下。故城名以錦官。江名以濯錦。而蜀都賦云。貝錦斐成。濯色江流。遊蜀記云。成都。有九壩村。出美錦。歲充貢。宋朝歲輸上供等錦帛。轉運司給其費。而府掌其事。元豐六年。呂汲公大防始建錦院於府治之東。募軍匠五百人。織造置官以統之。創樓于前。以為精藏待發。

之所榜曰錦官。公又爲之記。其畧云。設機百五十四。用挽線之工百六十四。用杼之工五十。四緯染之工十一。紡緯之工百一十。而後足役。歲費絲權以兩者一十二萬五千。紅藍紫列之類以斤者二十一萬一千。而後足用。織室更舍出納之府。爲屋百一十七間。而後足居。自今考之。當時所織之錦。其別有四。曰土貢錦。曰官告錦。曰臣僚襖子錦。曰廣西錦。總爲百六十九疋。而西渡江以後。外獲之務十倍。承平建炎三年。都大茶馬司始織。造錦綾被褥。折支黎州等處馬備。皆是私販之禁。興文以應天北禪院。苑寺三處置場織造。其錦自其紅被褥而下。凡十餘品。於是中國織絨之工轉而衣被。輿輻。馳古之人矣。乾道四年。又以三場散漫。遂即舊康。

已堂。躬錦院。悉聚機戶其中。猶恐私販不能盡禁也。則倚宣撫之力。建請於朝。併府治錦院爲一。俾所練工匠各以色額織造。蓋馬政既重。則織造益多。費用益夥。隱防益密。其勢然也。今取承平時錦院與今茶馬司錦院所織錦名色著于篇。俾來者各以時考之。

轉運司錦院織錦名色

即成都府錦院

上貢錦三疋花樣

八答量錦

官告錦四百疋花樣

盤纏錦

燕四金鵬錦

葵花錦

八答量錦

六答量錦

翠池獅子錦

天下樂錦

雲鳳錦

臣僚襖子錦八十七疋花樣

提回金鳳錦

八答量錦

天下樂錦

廣西錦二百疋花樣

真紅錦一百疋

大寨獅子錦

大寨馬打毯錦

雙窠雲鳳錦

宜男百花錦

青綠錦一百疋

宜男百花錦

青綠雲鳳錦

茶馬司錦院織錦名色

茶馬司理知云迎年應番慶中到馬
散多喜以用折騰制無一定之數

黎州

皂大被

緋大被

皂中被

緋中被

四色中被

七八行錦

瑪瑙錦

叙州

真紅大被褥

真紅雙連椅背

真紅單椅背

南平軍

真紅大被褥

真紅雙案錦

皂大被褥

青大被褥

文州

獐設紅錦

細色錦名色

青綠瑞草雲鶴錦

青綠如意牡丹錦

真紅宜男百花錦

真紅穿花鳳錦

真紅雪花毯露錦

真紅櫻桃錦

真紅水林椅錦

秦州細法真紅錦

真紅水林椅錦

秦州中法真紅錦

紫霞霞子

秦州羅法真紅錦

真紅天馬錦

真紅湖州大百花孔雀錦

真紅飛魚錦

四色湖州百花孔雀錦

真紅聚八仙錦

二色湖州大百花孔雀錦

真紅六金魚錦